

叶
晔
著

晚明曲家及文献辑考

浙大中文学术丛书

A STUDY ON OPERA WRITERS AND DOCUMENTS
IN LATE MING DYNASTY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晚明曲家及文献辑考

叶晔 著

浙大中文学术丛书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明曲家及文献辑考 / 叶晔著. —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308-17025-3

I. ①晚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散曲—作家—人物研究—中国—明代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47170号

晚明曲家及文献辑考

叶 晔 著

责任编辑 宋旭华

责任校对 胡 晔

封面设计 小 意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6.75

字 数 250千
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7025-3

定 价 7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(0571) 88925591; <http://zjdxcbbs.tmall.com>

目 录

上编 晚明曲家及文献考论

汤显祖评点《花间集》辨伪·····	003
汤显祖《芳树》与徐渭《渔乐图》关系发覆·····	017
珍稀明集中新辑与汤显祖交游诗文的考释·····	028
李应策《苏愚山洞续集》的戏曲文献价值·····	054
论李应策散曲及其散曲史意义·····	067
陈汝元的陕西经历及《太霞记》故事本源考·····	085

下编 《全明散曲》新辑

李应策《苏愚山洞乐府》·····	125
珍稀明集所见三十家散曲点校·····	181
后 记·····	259

上编
晚明曲家及文献考论

汤显祖评点《花间集》辨伪

明代晚期，江南出版业大盛，伪托名家评点的各类书籍，在市场上大行其道，是谓伪评本。王世贞、李贽、锤惺、袁宏道、徐渭、孙鑛等人的名号，盛传大江南北，成为书商们确保赢利的万能良药。汤显祖亦未能幸免，如《玉茗堂批评浣纱记》、《玉茗堂批评异梦记》、《海若先生批评鸣凤记》等十数种曲本，皆成一时之畅销书。对此类文献中的评语，学界多持谨慎的态度，如朱万曙指出，不少汤评曲本，纯粹是书商将评点者更换为“玉茗堂批评”、“汤海若批评”的李（贽）评翻刻本^①。但近年来，随着明代词学研究、《花间集》接受研究的兴起，有一种汤评本的受关注程度越来越高，那就是汤显祖评点《花间集》四卷。就笔者所知，已有两篇硕士学位论文、十余篇单篇论文对汤评《花间集》作了专题研究。这本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，但学人们在进入这一领域之前，却很少质疑汤显祖署名的真实性，在研究成果日渐繁盛的表象下，其实存在很大的危机。

对汤评《花间集》的真实性，学界并非一贯的信任，也曾有过两次质疑。第一次质疑，见毛效同编《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》，他发现《词苑萃编》中节录的汤显祖《花间集序》之内容，与现存汤评《花间集》卷首序之内容多有不同，怀疑两种汤序皆伪托之作^②，虽没有直言汤评本亦伪书，但其意不言自明。后来程芸在《汤显祖与明清词坛》一文中指出，《词苑萃编》中的节录文字实摘袭汪森《词综序》而来，不能因此否认汤评本卷首序的真实性^③。第二次质疑，见

① 朱万曙：《明代戏曲评点研究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72页。

② 毛效同：《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24—25页。

③ 程芸：《汤显祖与明清词坛》，《武汉大学学报》（人文科学版）2001年第5期，第626页。

谢旻琪《汤显祖评点〈花间集〉的原因及其特色》一文，她指出汤评本中有一定数量的评语袭自杨慎《词品》，伪评一事已呼之欲出，但谢氏将之解释为汤显祖信手拈来的随意态度，又重新落实了汤氏的署名权^①。而且谢文发表在台湾的学术刊物上，大陆学界知之甚少，殊为可惜。有鉴于此，笔者尝试立足于序跋、评语、版本三个层面，彻底解决汤评本的真伪问题，并借此重新认识闵映璧本《花间集》评语的学术价值。

一、有关汤评本两篇序跋的若干疑点

现存汤评《花间集》有多个版本，杨景龙在《花间集校注》凡例^②中有详细介绍。究其源流，皆来自明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闵映璧朱墨套印本。此版本仅国家图书馆、江西省图书馆等机构有藏，普通读者难睹真容。2011年，福建人民出版社据江西省图书馆藏本影印出版，从此不再是珍本秘籍，一般图书馆和个人皆可购得，笔者所据即此影印本。此书卷首有欧阳炯、汤显祖二序，卷末有无暇道人跋。其中的汤显祖序向来为学界所重，是研究明代词学思想的重要文献，兹录全文如下：

自三百篇降而骚赋，骚赋不便入乐，降而古乐府；古乐府不入俗，降而以绝句为乐府；绝句少婉转，则又降而为词。故宋人遂以为词者，诗之余也。乃北地李献吉之言曰：“诗至唐，古调亡矣。然自有唐调可歌咏，犹足被管弦。宋人主理不主调，于是唐调亦亡。”尝考唐调所始，必以李太白《菩萨蛮》《忆秦娥》及杨用修所传《清平乐》为开山。而陶弘景之《寒夜怨》，梁武帝之《江南弄》，陆琼之《饮酒乐》，隋炀帝之《望江南》，又为太白开山。若唐宣宗所称“牡丹带露真珠颗”《菩萨蛮》一阙，又不知何时何许人，而其为《花间集》先声，盖可知已。《花间集》久失其传，正德初，杨用修游昭觉寺，寺故孟氏宣华宫故址，始得其本，行于南方。《诗余》流遍人间，枣梨充栋，而讥评赏誉之者，

① 谢旻琪：《汤显祖评点〈花间集〉的原因及其特色》，台湾《东吴中文研究集刊》第10期，2003年，第165—168页。

② 杨景龙：《花间集校注》凡例，中华书局，2014年，第2页。

亦复称是，不若留心《花间》者之寥寥也。余于《牡丹亭》、“二梦”之暇，结习不忘，试取而点次之，评鹭之。期世之有志风雅者，与《诗余》互赏，而唐词之反而乐府、而赋骚、而三百篇也。诗其不亡也夫。诗其不亡也夫。万历乙卯春日，清远道人汤显祖题于玉茗堂。^①

这篇序言向来被认为是理解汤显祖词学思想的关键文献，也是研究明代“花草”传播的重要史料。徐朔方校笺《汤显祖全集》“补遗”卷中，亦收录此文。^②但笔者细究其史源，发现此文有三分之二的篇幅，皆承袭前人文字而来，所谓“汤显祖序”的真实性，有待商榷。

首句论三百篇以降的文体演变，语见王世贞《曲藻》：“三百篇亡，而后有骚赋；骚赋难入乐，而后有古乐府；古乐府不入俗，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；绝句少宛转，而后有词；词不快北耳，而后有北曲；北曲不谐南耳，而后有南曲。”^③次句引李梦阳说法，出李氏《缶音序》^④。第三句论“唐调所始”，见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：“词者，乐府之变也。昔人谓李太白《菩萨蛮》《忆秦娥》，杨用修又传其《清平乐》二首，以为词祖。”^⑤第四句论六朝杂言，见杨慎《词品序》：“诗词同工而异曲，同源而分派。在六朝，若陶弘景之《寒夜怨》，梁武帝之《江南弄》，陆琼之《饮酒乐》，隋炀帝之《望江南》，填词之体已具矣。”^⑥第五句论唐宣宗词，见《词品》：“牡丹带露真珠颗……此词无名氏，唐宣宗尝称之，盖又在《花间》之先也^⑦。第六句论杨慎刊刻一事，见杨慎《词品》：“此集久不传，正德初，予得之于昭觉僧寺，乃孟氏宣华宫故址也。后传刻于南方云。”^⑧从以上文字摘袭、

① 汤显祖：《花间集序》，《汤显祖批评花间集》卷首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。

② 汤显祖撰，徐朔方笺校：《汤显祖全集》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648页。

③ 王世贞：《曲藻》，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第4册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59年，第27页。

④ 李梦阳：《空同集》卷五一《缶音序》，《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》第731册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356页。

⑤ 王世贞：《艺苑卮言》“隋炀帝《望江南》为词祖”条，见唐圭璋编：《词话丛编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385页。

⑥ 杨慎：《词品序》，见唐圭璋编：《词话丛编》，第408页。

⑦ 杨慎：《词品》卷二“菩萨蛮”条，见唐圭璋编：《词话丛编》，第455页。

⑧ 杨慎：《词品》卷二“毛文锡”条，见唐圭璋编：《词话丛编》，第457页。

拼凑的情况来说,与其说汤显祖承袭了前贤说法,不如说作伪者摘抄了杨慎《词品》、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中的若干文字,制造出一篇新的“汤显祖”文章来。

我们再来看卷末无瑕道人的跋语:

余自幼读经读史,至仁人孝子有被谗谤者,为之扼腕,辄欲手刃之而后称快焉。乃戊申秋梁溪肆毒,爰及于余。余是以废举业,忘寝食,不复欲居人间世矣,缙绅同袍力解之弗得。忽一友出袖中二小书授余曰:“旦暮玩阅之,吟咏之,牢骚不平之气,庶几稍什其一二。”余视之,则杨升庵、汤海若两先生所批选《草堂诗余》《花间集》也。于是散发披襟,遍历吴、楚、闽、粤间,登山涉水,临风对月,靡不以此二书相校讎。始知宇宙之精英,人情之机巧,包括殆尽;而可兴、可观、可群、可怨,宁独在风雅乎?嗟嗟。风雅而下,一变为排律,再变为乐府,为弹词。若元人之《会真》《琵琶》《幽闺》《秀孺》,非乐府中所称脍炙人口者?然亦不过撷拾二书之绪余云尔。乌足美哉。乌足美哉。时万历岁庚申菊月,苕上无瑕道人书于贝锦斋中。^①

据此跋可知,无瑕道人在万历三十六年(1608)秋,经朋友推荐,获观杨慎、汤显祖批选的《草堂诗余》《花间集》二书。考虑到“苕上”是湖州的别称,而刊刻者闵映璧所在的闵氏家族,是晚明湖州地区与凌氏家族齐名的出版巨头,那么,所谓的“无瑕道人”,很有可能即闵映璧本人或其友人。按照他的说法,在万历三十六年,杨评《草堂诗余》和汤评《花间集》早已流传坊间,而这显然与汤显祖在万历四十三年(1615)作序一事,存在时间上的冲突。如何解释这一矛盾,不外乎两种可能:第一种可能,汤评《花间集》抄本已在坊间流传多年,且与杨评《草堂诗余》齐名,闵映璧见此商机,有意合刻出版,并请汤显祖撰序一篇。可惜时不待人,万历四十八年庚申(1620)套印本刊成之际,汤显祖已离世四年。第二种可能,世上本无杨、汤评点之事,万历四十四年(1616)汤显祖离世,书商闵映璧反应迅速,借机造势,伪托杨、汤二人名字,编造相关事迹,推出了一套花草合刻的评点本。显然,后一种情况更合乎情理。

庆幸的是,杨慎评点《草堂诗余》已被辨伪。据李亨的考证,该书卷首托

① 无瑕道人:《花间集跋》,《汤显祖批评花间集》卷末。

名杨慎的《草堂诗余序》，实截取杨慎《词品序》中的一些文字拼凑而成^①。我们不禁发现，这一造假技法及相关摘引文献，与上述汤显祖《花间集叙》的制造方法如出一辙，可为佐证。

综上所述论：（一）汤序多摘袭《词品》、《艺苑卮言》文字；（二）无瑕道人跋中所言时事与汤序时间龃龉；（三）使用类似摘写技巧的杨慎《草堂诗余序》已被证伪。故从序跋的角度来说，汤评本是伪作的可能性很大。

二、汤评文字摘袭杨慎《词品》及其它

或有人会质疑，书商在事后伪托名家序跋，并不意味着其中评语也是造假而来。毕竟还存在一种情况，即汤显祖的评语是真实的，但书商为了扩大影响力，率意伪造序跋，反而弄巧成拙。笔者也不排除这种情况的可能性，故以下对汤评文字的来源作一细致考察。

据郭娟玉统计，汤评《花间集》中有眉批 176 则、夹批 19 则、尾批 5 则，总共 200 则^②。其评语长短不一，长则数十字，短则四五字。上世纪的学者，因没有机会看到原书，主要参考李冰若《花间集评注》（1935 年，摘录 101 则）、华连圃《花间集注》（1935 年，摘录 11 则）、徐朔方《汤显祖诗文集》（1982 年，摘录 20 则）三书。或由于缺乏对汤评本的整体观照，前人一直无法对其真伪作出一个彻底的判定。

汤评《花间集》中的评点文字，有不少内容袭自杨慎《词品》、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，这不是笔者的首先发明，台湾学者谢旻琪早已指出。遗憾的是，谢氏将这一现象解释为“明代的评点文学以消费性、娱乐性为主”，“当时亦无所谓的智慧财产权”，“汤显祖对于词的认知多来自杨慎和王世贞二人，信手拈来自然文句常有雷同”，^③显然并不认为此类互文现象是书商刻意造假的一种表现。笔者以为，汤评摘袭《词品》篇幅之多，密度之高，绝不是“常有雷同”可以

① 李亭：《〈草堂诗余〉研究》，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07 年，第 38 页。

② 郭娟玉：《汤显祖〈玉茗堂评花间集〉新论》，《文学与文化》2012 年第 3 期，第 130 页。

③ 谢旻琪：《汤显祖评点〈花间集〉的原因及其特色》，第 168 页。

解释的，有必要予以严肃的审视。故笔者在参考谢氏考源成果的基础之上，对汤评的来源作进一步的梳理^①。其中绝然无误的，按《花间集》中次序排列如下：

1. 卷一温庭筠《梦江南》（千万恨）。汤评：“风华情致，六朝人之长短句也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一“王筠楚妃吟”条。

2. 卷一韦庄《应天长》（绿槐阴里黄莺语）。汤评：“唐人西边之州，伊、梁、甘、石、渭、氏。《六州歌头》本鼓吹曲也，以古兴亡事实之，音调悲壮，闻之使人慷慨。故宋人大祀、大恤皆用之。国朝则用《应天长》，然非此艳体也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一“六州歌头”条。

3. 卷一韦庄《诉衷情》（碧沼红芳烟雨静）。汤评：“此词在成都作。蜀之伎女，至今有花翘之饰，名曰‘翘花儿’云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二“花翘”条。

4. 卷二韦庄《小重山》（一闭昭阳春又春）。汤评：“向作‘新搵旧啼痕’，语更超远。‘宫殿欲黄昏’，何等凄绝。宫词中妙句也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二“小重山”条。

5. 卷二张泌《江城子》（浣花溪上见卿卿）。汤评：“黄叔旸云：‘唐词多无换头。’如此词自是两首，故重押两‘情’字、两‘明’字，合作一首者误矣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一“唐词多无换头”条。

6. 卷三欧阳炯《献衷心》（见好花颜色）。汤评：“画家七十二色中有檀色，浅赭所合，妇女晕眉色似之。唐人诗词惯喜用此，此其一也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二“檀色”条。

7. 卷三和凝《山花子》（莺锦蝉褰馥麝脐）。汤评：“唐韦固妻为盗刃所刺，以翠靥之。女妆遂有靥饰。集中亦不一而足，然温飞卿‘绣衫遮笑靥’，音‘叶’，此则音‘琰’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二“靥饰”条。

8. 卷三和凝《天仙子》（柳色披衫金缕凤）。汤评：“刘改之别妾赴试作《天仙子》，语俗而情真，世多传之，遇此不免小巫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四“天仙子”条。

9. 卷三顾夐《虞美人》（晓莺啼破相思梦）。汤评：“虞美人草，一出褒斜谷中，

① 以下22例中，第4、12、18例为笔者整理所得，其余诸例谢旻琪皆已摘出。谢氏另例举了数则评语，但有的属于词人小传而非词作评点，有的只是关键词句的雷同，很难判定为直接的摘袭关系。限于篇幅，且谨慎起见，暂不计入。读者若有意，可参见谢旻琪：《汤显祖评点〈花间集〉的原因及其特色》，第165—168页。

状如鸡冠，花叶相对。一出雅州名山县，唱《虞美人》曲，应拍而舞。故《酉阳杂俎》云‘舞草’，盖谓此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五“虞美人草”条。

10. 卷三顾夐《临江仙》（幽闺小槛春光晚）。汤评：“颂酒赓色，务裁艳语，毋取乎儒冠而胡服也。”摘袭《艺苑卮言》“隋炀帝《望江南》为词祖”条。

11. 卷三顾夐《醉公子》（漠漠秋云淡）。汤评：“《醉公子》，即公子醉也。其词意四换，又称《四换头》。尔后变风，渐与题远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一“醉公子”条。

12. 卷三孙光宪《虞美人》（红窗寂寂无人语）。汤评：“《益州方物图赞》：‘虞’作‘娱’。集中诸调，都不及虞姬事，想以此故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五“虞美人草”条。

13. 卷三孙光宪《生查子》（暖日策花骢）。汤评：“六朝风华而稍参差之，即是词也。唐词间出选诗体，去古犹未河汉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一“王筠楚妃吟”条。

14. 卷四孙光宪《竹枝》（门前春水白苹花）。汤评：“元时和杨廉夫《竹枝词》者五十余人，佳篇不可多得。徐延徽有云：‘剩抛万斛胭脂水，泻向银河一色秋。’卓乎无愧唐人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二“竹枝词”条。

15. 卷四孙光宪《杨柳枝》（阊门风暖落花干）。汤评：“曾记一词云：‘清江一曲柳千条，十五年前旧板桥。曾与情人桥上别，更无消息到今朝。’小说以为刘禹锡作，而刘集不载，并此志之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二“柳枝词”条。

16. 卷四魏承班《诉衷情》（春情满眼睑红销）。汤评：“‘杨柳索春饶’，黄山谷词也；‘一汀烟柳索春饶’，张小山词也。古人惯用‘饶’字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一“杨柳索春饶”条。

17. 卷四阎选《八拍蛮》（云锁嫩黄烟柳细）。汤评：“仄声七言绝句，唐人以入乐府，谓之《阿那曲》；宋人谓之《鸡叫子》。平声绝句以入乐府者，非《杨柳枝》、《竹枝》，即《八拍蛮》也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一“仄韵绝句”条。

18. 卷四毛熙震《浣溪沙》（花谢香红烟景迷）。汤评：“七首中丽字名句，巧韵纤词，故自相逼，然气韵和平，犹然中土之音也。北曲以郑、卫之淫为梨园、教坊之习，然犹古总章、北里之韵，而近者海盐、昆山一意纤靡，北曲亦失其传。反雅从先，能无三叹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一“北曲”条。

19. 卷四毛熙震《临江仙》（南齐天子宠婵娟）。汤评：“长短句盛于宋人，

然往往有曲诗、曲论之弊，非词之本色也。此等漫衍无情，亦复未能免此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一“王筠楚妃吟”条。

20. 卷四毛熙震《后庭花》（莺啼燕语芳菲节）。汤评：“‘黦’字，诗词中不多见，即集中惟韦庄《应天长》‘泪沾红袖黦’一语。语本周处《风土记》：‘梅雨沾衣服，皆败黦。’皆黑而有文者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一“词人用黦字”条。

21. 卷四毛熙震《菩萨蛮》（梨花满院飘香雪）。汤评：“西域诸国，妇人编发垂髻，饰以杂花，如中国塑佛像璎珞之饰，曲名取此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一“菩萨髻、苏幕遮”条。

22. 卷四李珣《河传》（去去何处）。汤评：“宋绍兴中，杭都酒肆有道人携乌衣椎髻女子，买斗酒独饮，女子歌以侑之。歌词非人世语，或记之，以问一道士。道士曰：‘此赤城韩夫人作《法驾导引》也。’凡三叠，即法曲之腔。词所从来诸如此类、变而浸失其传者，不少矣。故以记之末简。”摘袭《词品》卷一“法曲献仙音”条。

以上诸条对杨慎《词品》、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的摘袭，多涉及名物、词源、本事、典故等内容，这颇能说明一些问题。一方面，较之那些感悟式的短评，这种批评方式对评点者的知识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作伪者不能无中生有，只能借助于专业的词学书籍；另一方面，很多评语只涉及词牌、词人、词事，而不涉及词句，如评《杨柳枝》《八蛮拍》《醉公子》《应天长》诸条，大谈词调之流变情况，其实放在任何一首同调作品下皆可适用，这种脆弱的关联性，正是摘袭前人书籍的一种典型表现。

另外，在汤评本卷四，李珣《渔歌子》（柳垂丝）有一眉批：“《渔歌子》即《渔家傲》也。老不如渔，良愧其言。”笔者认为，戏曲名家汤显祖绝不可能犯下这样无知的错误。因为《邯郸记》第一出的开场词，就是一首《渔家傲》，其词曰：“乌兔天边才打照。仙翁海上驴儿叫。一霎蟠桃花绽了。犹难道，仙花也要闲人扫。一枕余酣昏又晓。凭谁拨转通天窍。白日殒西还是早。回头笑，忙忙过了邯郸道。”^①体式规范无误，可算是汤评伪作的另一个有力证据。

由于闵映璧本是杨评《草堂诗余》和汤评《花间集》的合刻本，那么，通

^① 汤显祖：《邯郸记》第一出，《汤显祖全集》，第2443页。

过杨慎评语的来源情况，亦可看出一些端倪。据李亭的考察，书中评语大量涉及词人本事，皆据杨慎《词品》而来，或直接抄录，或稍改面目。如《满庭芳》（晚色云开）评语，摘袭《词品》卷一“词名多取诗句”条；《秋霁》（虹影侵阶）《忆秦娥》（花深深）二词评语，分别摘袭自《词品》卷二“春霁秋霁”“花深深”条；《卜算子》（缺月挂疏桐）《点绛唇》（高柳蝉嘶）《踏莎行》（雾失楼台）《水龙吟》（小楼连苑横空）、《满庭芳》（山抹微云）《念奴娇》（海天向晚）《洞仙歌》（飞梁压水）诸词评语，分别摘袭自《词品》卷三“东坡贺新郎”“苏叔党词”“斜阳暮”“秦少游赠楼东玉”“天粘衰草”“韩子苍”“林外”诸条；《浣溪沙》（鹧外红绡一缕霞）《谒金门》（愁脉脉）《临江仙》（忆昔午桥桥上饮）《双双燕》（过春社了）《梅花引》（晓风酸）诸词评语，分别摘袭自《词品》卷四“贺方回”“陈子高”“陈去非”“杏花天”“万俟雅言”诸条^①。以上情况，与其说杨慎将自己《词品》中的词学见解在《草堂诗余》评点中又发挥了一遍，不如说后世书商将杨慎《词品》的内容割裂开来，一一摘出，并巧妙地与《草堂诗余》中的若干作品相匹配，以制造出貌似杨慎亲批的逼真效果。这一偷梁换柱的招数，在汤评《花间集》中亦有使用，如评韦庄的《谒金门》（春漏促），有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”的眉批，这显然袭自汤显祖的《牡丹亭记题词》。遗憾的是，坚信汤评属实的研究者，更愿意将之解释为汤显祖“情至”说的一贯表现，反变成了汤评属实的一条证据。可惜汤显祖不是词学名家，没有写过专门的词学著述，书商们没有太多的现成材料可用，最终只能再次诉求于杨慎的《词品》，于是便出现了“一鱼二吃”的奇怪现象。所幸《花间集》选唐五代词，《草堂诗余》选两宋词，彼此互不牵涉，在摘袭一事上倒也相安无事。

三、多部闵映璧套印本皆涉嫌评点造假

闵映璧朱墨套印的杨评《草堂诗余》、汤评《花间集》属于伪书，通过李亭对杨评本的考证，及笔者对汤评本中序跋、评语的辨伪，其情形已大致分明。

^① 李亭：《〈草堂诗余〉研究》，第37页。

当然，如果能证明此二书之外的其它闵氏朱墨套印本亦有作假之嫌，无疑是汤评《花间集》辨伪的一个有力旁证。幸运的是，在现存的闵映璧朱墨套印本中，还有一部书亦有汤显祖评语，那就是《玉茗堂摘评王弼州先生艳异编》，常见有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，另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据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线装影印。

此套印本《艳异编》的卷首，有署名汤显祖序一篇：

尝闻宇宙大矣，何所不有。宣尼不语怪，非谓无怪之可语也。乃齷齪老儒辄云：“目不睹非圣之书，抑何坐井观天耶！”泥丸封口，当在斯辈。而独不观乎天之风月，地之花鸟，人之歌舞，非此不成其为三才乎？从来可欣可美可骇可愕之事，自曲士观之甚奇，自达人观之甚平。吾尝浮沉八股道中，无一生趣。月之夕，花之辰，衔觞赋诗之余，登山临水之际，稗官野史，时一展玩。诸凡神仙妖怪，国士名姝，风流得意，慷慨情深，语千转万变，靡不错陈于前，亦足以送居诸而破岑寂。岂其詹詹学一先生之言而以号于人曰：“此夫出自齐谐之口也者，而摈不复道耶？”虽然，诗三百篇不废郑卫，要以无邪为归。假令不善读诗者，而徒侈淫哇之词，顿忘惩创之旨，虽多亦奚以为！是集也，奇而法，正而葩，秣纤合度，修短中程，才情妙敏，踪迹幽玄。其为物也多姿，其为态也屡迁。斯亦小言中之白眉者矣。昔人云：“我能转法华，不为法华转。”得其说而并得其所以说，则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纵横流漫而不纳于邪，诡譎浮夸而不离于正。不然，始而惑，既而溺，终而荡。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”，有味乎子舆氏之言哉。不佞懒如嵇，狂如阮，慢如长卿，迂如元稹，一世不可余，余亦不可一世。萧萧此君而外，更无知己。啸咏时每手一编，未尝不临文感慨，不能喻之于人。窃谓开卷有益，夫固善取益者自为益耳。戊午天孙渡河后三日，晏坐南窗，凉风飒至，绿筠弄影，左蟹螯，右酒杯，拍浮大呼，漫兴书此，以告夫世之读《艳异编》者。玉茗居士汤显祖题。^①

徐朔方早年整理《汤显祖诗文集》，将此序收入《补遗·附》中，以示存疑，晚年编校《汤显祖全集》，径删去。可见徐先生对此持否定的态度，其理由在

^① 王世贞撰，汤显祖摘评：《艳异编》卷首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。

文中“戊午天孙渡河后三日”一句，指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，而汤显祖在两年已离世^①。既然这篇《艳异编叙》是伪作，那么，同为闵映璧朱墨套印、汤显祖署名的《花间集叙》，虽然落款时间没有龃龉之处，其真实性也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。

或许有人会说，《艳异编叙》中如“吾尝浮沉八股道中，无一生趣”“不佞懒如嵇，狂如阮，慢如长卿，迂如元稹，一世不可余，余亦不可一世”等句，正是汤显祖进步思想的典型表现。笔者不否认汤显祖的生平经历中确实有此类思想的滋生空间，但我们也要留意另一事实，即汤显祖同样是一位八股名家，一位有任官经历的士大夫，如此极端的表述，亦有不符其身份的一面。在多部闵映璧朱墨套印本的序跋和评语皆被辨伪的情况下，笔者更愿意理解为，这是一篇晚明出版商撰写的拟汤显祖言。因为对闵映璧这样走在市场前沿的出版商来说，对晚明性灵人物作一典型描述，并不是一件难事。上述“吾尝”“不佞”诸句，更像是晚明奇士经历的一种概括，有很强的时代感，将之视为末第才子如闵映璧的自我陈情，亦未尝不可。更关键的是，序作者没有提出高明的理论主张，虽署名汤显祖，却只强调“惩创之旨”，让《艳异编》回到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的传统评价体系中，这不过是“教化”说的老生常谈，甚至还不如王世贞的编纂本意，实难相信出自汤显祖之手。

巧合的是，在汤评《艳异编》的卷末，同样有一篇署名无瑕道人的跋。我们把它和无瑕道人的《花间集跋》作一对比，可以发现一些相似之处，比如都用“茗溪”记其籍贯，都充斥着出版商的访书口吻等。兹录全文如下：

余慨王弇州先生之《艳异编》，穷奇索隐，抉微探奥，凡目所未睹、耳所未聆者，靡不具载。佐幽人之雅兴，适逸士之高怀。至若闺中少妇，禅林老叟，顿忘长夜之寂，永舒向昼之岑。詎非旷古来野史中之一大观邪！第讥赏伤于割直，排叙任其浩繁，故披览者不无欣厌参半焉。得玉茗堂一摘评之，真所谓乐而不淫、哀而不伤者矣。是役也，岂曰小补云乎！茗东无瑕道人书于天香馆。^②

① 汤显祖撰，徐朔方笺校：《汤显祖诗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1504页。

② 王世贞撰、汤显祖摘评：《艳异编》卷末。